

睢水十年
沙汀



睢水十年

——四十年代在国统区的生活

沙汀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睢水十年

SUI SHUI SHI NIAN

著 者：沙 汀

封面设计：叶 雨、马少展

出 版：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发 行：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787×960毫米32开本 8.375印张 123,000字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书号 10002·86 定价 1.65 元

1

经过两三个月的思想斗争，我终于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中旬，离开延安返回四川。

这些思想斗争，主要来自我爱人黄玉颀。我刚从冀中敌后回转延安不久，她就提出回四川的要求了。因为她唯一的孩子还在四川，由她孀居多年，一直以教书为生的母亲代养。在我未从冀中回到延安以前，她就日夜想念她的老母幼子。我们经常为这个去留问题弄得彼此都很苦恼，因为我基本上已经适应延安的生活了。

我说基本上适应，而不敢夸口在当年那样艰苦的环境中，自己怎样斗志昂扬，心情舒畅，因为我终于同意了黄玉颀的要求。原来她一直抓住我思想上的弱点不放：三八年夏天离开成都，我们一道去延安时，我曾说过，到敌后跑一趟，写

一本象《晋察冀边区印象记》那样的散文报导，借以鼓舞国统区的广大群众，至多半年就可返回四川。而我单在一二〇师就耽延了半年，在此以前，还在鲁艺教过几个月书。所以刚一回转延安，她就根据我从这个相当糊涂的动机提出的时限问题同我争论。

但我总算说服了她，让我把《记贺龙》搞出来再走吧！不久，鲁艺就迁往桥儿沟，教员就住在东山，于是我一面教书，一面写作，生活倒也相当愉快。不料秋冬之交，黄玉颀病了，当日医疗条件又差，尽管组织上多方照顾，她的病情却不见好转。而想念老母幼子的心思也更切了。特别十月份我就完成了《记贺龙》。她就更加有理由坚持从速回转四川的要求，我也有一些不大能够应付她了。当时周扬同志提出，是否由组织上设法把孩子送到延安来？她可死也不肯同意。

鲁艺负责同志体恤我的苦楚，就同意了我回四川，文学系的工作则早已由何其芳同志负责了。为了减轻我的思想负担，周扬和他还给我安排了两项任务：让《文艺战线》继续在重庆出版，由我负责编辑；通过组织审察，延揽一批文艺工作者前去延安，主要为鲁艺和当时一个剧团增加力量。

《文艺战线》一共在重庆出了几期，手边没有材料可查；我到重庆以后，直到皖南事变爆发，究竟有哪些人是经我介绍、组织同意去了延安，我也记不准了，只记得最早找到我，表示愿意去延安的，是王朝闻同志。因为周恩来同志曾经向刘开渠同志提出，希望他介绍一位搞雕塑的同志去延安工作。

在组织批准我回川不久，在离开延安前夕，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在参加欢迎冀慰劳团的座谈会和宴会上我所保留的一些较为清晰的印象。来陕甘宁边区的只有一部分人，领队的是国民西山会议派的代表人物张继。此人一贯反共，但在发言中却表示他对共产党关心人民的疾苦深为感动。他举了一个事例，说毛泽东同志向他谈到前一向延安人民在敌机狂轰滥炸下受到的灾害时激动得流过眼泪。在文化界人士发言中，邻座的陈伯达递了张字条给我，要我就重庆的图书审查制度提出抗议；而在知道我将去重庆工作以后，他自己出马了。

作为文艺界的代表，老舍先生对边区政府提了一项有益的建议，应加意维护青凉山一类名胜古迹。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聚餐时也和他同席，

此外还有斯诺。后来毛泽东同志来我们这一席坐了一会，同他和斯诺饮酒谈话。可能谈到过平江惨案和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因为他曾经语重心长地说过这样意思的话：“都象咱们这样，问题就好办了！”

那天主持座谈会的是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同志。他在致词中自称是毛泽东同志的学生，这个说法我算第一次听到，因此印象很深。今天回想起来，更多感慨。因为刚到延安，接见其芳和我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提出“文艺工作者应该到前线去！”我却仅止三五个月就离开敌后了！随又离开延安。这算什么样的学生呢？我说更多感慨，太轻描淡写了，实际上是深感羞惭，特别在看了今年五月二十三日的《人民日报》以后！……

2

由于反动派的封锁，我们自己交通工具又很少，当时延安、西安之间的交通十分困难，且不要说反动派在沿途安置的关卡了！

我至少等了半月左右时间才搭上车。这中间，我曾多次在黄玉颀催促下向交际处打电话，甚至

冒冒失失给中组部邓洁同志去过电话催问，挨了批评。可是到了十一月中旬，我们终于搭上了车，离开了庄严雄伟的革命圣城。

我们坐的敞棚货车，铺盖行李就是座位。乘客男男女女，中年老年都有，全都是革命干部。开车不久，从一位同志的谈话中，忽然听到一个令人震悼的噩耗：白求恩大夫因为给伤员动手术中毒，治疗无效，在晋察冀边区逝世了！我说震悼，因为在冀中敌后，我曾经从一二〇师指战员和人民群众听到他一些动人事迹。

而且，我还在冀中敌后见到过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并向他作过一次访问。当时战斗频繁，经常都有伤员，要占用他一点时间是颇不容易的。我记得陪同我一道看望他的，是董越千同志。他的装束和一般老八路一样，灰布制服，脚穿草鞋，就只多一件浅黄色驼毛睡衣，正在用一支有柄的小锅子煎菜。经过介绍，他立即扬一扬铁铲儿笑道：“你看，我不只是个医生，还是个厨师！”接着介绍他自己的出身，经历，我这里就不想追述了。因为其他同志早已作过较为详尽、具体的报导。他当时告诉我，他想写一本贺龙同志的传记，但他苦于彼此都没有时间长谈，谈过的又不够具体，

而且零零碎碎！他的苦恼在我也有同感，所以我在冀中只好另辟蹊径。

在一天多的行程中，不时可以看见一些步行的青年男女，手持雨具、肩挎半大的行李包，看来他们都是甘冒险阻，奔赴延安去学习的。但是人数远不如我一九三八年从西安去延安时看见的多，只有零零落落三五批人，这同当日河防吃紧，同时反动派又调动马步芳的军队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显然密切有关。有时偶尔碰见一二辆从西安迎面急驰过来的卡车，有的悄无声息，有的则高声歌唱：“我们在太行山上”。这后一种车上的乘客，则无疑是从总司令部奉调去延安轮训和汇报工作的，不是初次到延安去。我们几位前去总司令部工作的同志，也不由得唱和起来。象我呢，却只是感情激动一番而已，虽然我刚到敌后时也登台参加过合唱。

我们在三原郊外八路军兵站部宿了一夜。这晚上我认识了南汉宸同志。他坐的司机台，路上我们无法交谈。他去西安，是找他过去的老朋友，为延安一些文化教育单位募捐，还准备为鲁艺音乐系搞一架钢琴。他告诉我，前两天成立宪政促进会陕甘宁边区分会，选举理事时有人提我的名，

后来听说我将去重庆工作，才没有将我列入候选人名单。同他一道的还有他的夫人，给我印象也深。五十年代，我在北京作家协会工作期间，尽管十多年过去了，在那次行程中又只见过两三次面，在一次一个东欧国家的国庆招待会上，我却一眼就认出了她，因为艰苦漫长的岁月并未使她出现老态。

南汉宸同志还带了一名警卫员，不过到达西安以后，就把武器收存起了。这是当天夜里他们约我和黄玉颀出街，去一家浴室洗澡，我才察觉出来的。他们在西安是公开活动，主要是对当地上层进步人士做统战工作。他在抗战初期就有名了，是陕西省主席杨虎城将军的秘书长。而在促成西安事变中起过一定作用，他两夫妇对人都很诚恳、热情……

还有一对同车的中年夫妇给我印象也深。丈夫是搞翻译的同志，瘦削，沉默，妻子身材魁梧，能言会语。大约由于虱子太扰害人，她把头发全刨光了！一位青年妇女同志，在车上很活跃，还未进入西安郊区，她就机灵地请司机停了车，换上便服，下车走了。

3

到达西安后，我很快就见到了林伯渠林老。我记得是由原在鲁艺政治处负责，我从冀中返回延安后才调到西安工作的李华同志领我去见林老的。看过介绍信后，他就告诉李华同志，对我们要多加照顾。于是就在七贤庄住下了。

七贤庄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办事处这个名义当然是合法的，而事实上它的工作内容远不止此，因而一向受到反动派的监视。一九三八年我偕同何其芳、卞之琳两位同黄玉颀来西安，尽管当时国共的关系还比较好，我也没有拿了川西特委的介绍信公开去七贤庄。先住在旅馆里，暗中进行联系，等到有便车了，在得到通知后这才搬去七贤庄，然后乘车奔赴延安。离开旅馆前，我们就公开逛街，进馆子，同时等候办事处的通知。

这一次可不同了，由于反动派已经明目张胆地大搞磨擦，在三天的停留中，我们只出过两次街，到的当天夜里，应南汉宸同志之约，去浴池洗澡，一天以后，鲁艺戏剧系一位剧团负责人王震之邀约我上过一次小馆。此公既懂话剧，对京戏也内行，又会打小鼓，又会拉胡琴，建国后在

“东影”工作，五十年代就作古了。他带了个演剧队去晋东南给部队演出，刚到西安不久，准备返回延安。我们那次晚饭，对当日只有几元钱津贴的革命干部说来，应该算相当丰盛了。因为既有松花，还有一小碟酱肉，喝的且是地道的白干酒。因而这份情谊我至今尚难忘怀。

在三天停留中，我们还看过王震之领导的演剧队在办事处庭院里安排的一次晚会，跑过一次警报。防空洞就在离办事处不远的城墙边，但是需要通过一片广场，走起来相当吃力。因为是紧急警报，需要迅速撤离住所，而这次我才发现，林老已经显出一些老态了，气喘吁吁，步履蹒跚；但是神态自若，并一再追问随行人员，所有需要撤离的同志，是否都出来了？对同志充满了关心。列席党的第八次代表会议时，我还远远望见过他一次。当时，他倒确乎已经显得老迈。但他没有听从大会安排，自己走到主席台前，一气呵成地读完他的长篇发言。这是建国后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对于一位从辛亥革命起就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前辈，其情怀可想而知。

至于在西安停留的原因，主要是为了改制服装。一般便衣比较好办，单为把那件部队上发给

我的老羊皮军用大衣改成普通皮袍，却得花费不少时间。因为从西安出发，我们就得坐火车去宝鸡，然后搭一般商车或国民党的长途汽车前去成都，不能象从延安到西安那样随便了。此外，还得有一张可以通过各种检查的护照。我记得，为我们安排这一切的，是一位姓车的副官。服装相当合身，护照是第二战区一个单位发的，我们冒充从四川前去那个单位探亲的家属，现在是返回故乡。我们一年多前从成都到西安，也是用的第二战区的护照，不过是李家钰部队发的，一共是四人，名义呢，却是去晋南工作，而不是探亲。

我们是在一天夜深人静时候，由车副官悄悄帮我们叫来两辆黄包车，在七贤庄附近一个静僻处坐上，然后动身去火车站的。两位拉车的老乡看来同办事处的同志很熟识，存在一定联系。因为带有证件，买票、乘车都没有碰到麻烦。而且，当夜就到达宝鸡了。回想起来，当日的宝鸡正象一座难民营样，随处都是临时搭起的棚帐，而大多总是招待过往军民人等，以及所谓“跑西安生意”的客商。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住宿的房间，因为所有的旅馆，包括那些简陋的棚帐，都早已给客人塞得满满的了！

次日早晨，从旅客们的闲谈中，我才进一步知道，要搭车去成都比住宿更加难。有的说：“我来了三天了！”有的嚷道：“我都半个月啰！”因为公家的长途车少，私商的车主要是为自己运货。幸而车副官考虑周到，为我们写了封介绍信，收信人在“工合”住宝鸡办事处工作。我们投递介绍信后，出乎意外，次日一早，我们就搭上货车，离开了宝鸡！

而直到建国以后，我才弄清楚“工合”这个组织的政治背景、它同国际友人艾黎的关系。

4

到达成都后，住了一夜，我就送黄玉颀去仁寿文公场。只有几十里路，经过县属两个场镇，苏码头和煎茶溪就到了。文公场距离县城还有二三十里，有一所私立中学，是当地一名军官潘文华捐钱办的，叫文华中学。我们去延安之前，我岳母黄敬之就在那里教书了。在去延安前夕，才由她来成都将我们的小儿子接去抚养。而黄玉颀之坚持离开延安，主要是想念他。

我在文华中学只逗留了两三天，就又回转成都，在祠堂街一家旅馆里住下来，等候便车前往

重庆向南方局报到。所谓便车，就是我们自己的车子。由于反动派经常扣留《新华日报》，我们只好自己将报纸从重庆整批运到成都新华日报办事处，然后分送长期订户，并在门市部零售。这个办事处就设在祠堂街，在我去文公场前，车耀先同志就自愿为我进行联系。

远在三十年代初，我就认识车耀先同志了。通过杨伯恺同志，开办辛垦书店之初，他是股东之一。他还在祠堂街开过“我们的书店”，专卖进步书刊。但我同他往来最多的时期是一九三八年我从上海回到成都，在协进中学教书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要到“努力餐”他的住房里逛一转；有时并为他主办的《大声》写稿，参加一些他在川西特委领导下进行的社会活动。如慰问出征军人家属，欢送一些青年人自觉自愿到前线去。这类活动多半是暗中进行。我记得，有一次他在这样的欢送会上说过：“我为军阀打仗，把一条腿搞残废了，为了抗战，我心甘情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他来自旧社会的底层，当兵后从丘八逐步升为团长。他的经历远比我这个一介书生丰富。

他在成都是全市的知名人物，就连黄包车夫也知道他车团长，乃至亲切的叫他作“车辮子”。

有一次，我，还有李亚群同志，以及其他十多个人从“努力餐”出发，随同他前去慰问出征军人家属的时候，一位黄包车夫同志曾经笑嘻嘻的，带点欣赏味儿惊叹道，“这个车骡子今天又要搞啥明堂了！”那时候我在少城仁厚街住家。在这次短暂的停留中，他为我安排了一次座谈会，座谈后就凑分子在他馆子里聚餐，吃他的名菜“素什锦”。这当然也带点半秘密性质，因为他给我出的题目是向参加座谈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汇报我对延安和冀中敌后的印象。因为当时马步芳、胡宗南的部队正在向陕甘宁边区进行骚扰，已经夺取了三个县城。

我记得，参加那次座谈的只有七、八位同志。他们是张秀熟、李加仲、熊子骏、马哲民和黄宪章等。刘佩云同志当时可能到重庆南方局汇报请示去了，没有参加。我主要是谈敌后的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和军队本身亲同骨肉的上下级关系，以及在敌人星罗棋布的据点空隙中如何克敌制胜。而大家特别关心的却是陕甘宁边区、革命圣城延安的安危，我在这方面则着重谈了谈我日常接触到的民心、士气和一般干部的坚定沉着，还举出一个实例来让大家相信：敌人必不能得逞！如果敌

人胆敢向延安进攻，他们得到的将是可耻的覆灭。因为在我离开延安前夕，中央就把一二〇师的三五九旅调回延安了。

二十年代我在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张秀熟同志是我的老师，教过一学期教育学。一九三八年我从上海回到四川，首先就找到他，希望通过他接上党的关系。因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就从周尚明烈士知道他在四川党内的身份和地位了。我到延安以前，便同他常有往还；动身去延安前不久，他还介绍一位年轻僧侣来看望我，让我们结识一下，在到延安后设法帮助这位出家人到抗大学习。他为人沉着精细、从容不迫，常常使我这个性情急躁的人感到他太持重了。但也从而受到教益。

那晚座谈、聚餐以后，他暗中约我到半节巷他的住处谈了很久，把把细细扣问我延安的武装力量。这方面我当然无法谈得具体详尽，只能用三五九旅在滑石片、洗天河的辉煌胜利来满足他的愿望。还有，就是我对它的司令员王震同志的印象……